



熊之的火焰

刘白羽 著

熊 熊 的 火 焰

——無脚拖拉机手李来財的故事

刘 白·羽 著
李 斛 繪圖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57年·北京

熊 熊 的 火 焰

刘 白 羽 著

李 解 繪 圖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9号

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数:72,000字 印张:4 2/16 插页:6 印数:1—47,2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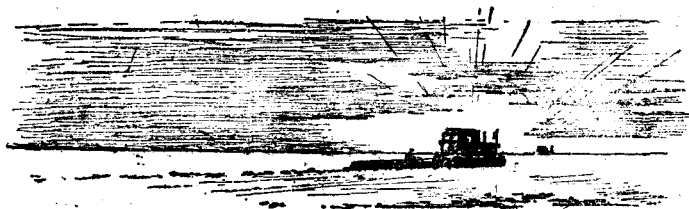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3月北京第1版

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统一书号:10007·40

定价:(6)0.44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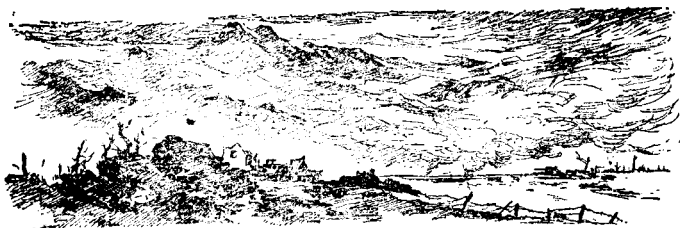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六年五月的一个早晨，我按着事先約好的時間，到北京西郊一家旅社去，訪問無脚拖拉机手李来財。那时我对李来財了解得是很少的，我只知道，他是一个在朝鮮戰爭中失去了双脚的人，可是他终于站起来又成为一个拖拉机手了。我一走上楼梯，看見一个穿着藍布制服、黄皮鞋的中等身材的青年人，正站在楼梯口上。一看見我，他就迅速地走了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微笑着說：他便是李来財。就是現在，当我回想到那会晤的一刹那，我还不能不感到惊奇。怎么，这个黑臉堂的，眼光温和，动作亲切，总是微笑着的青年，是一个沒有脚的人嗎？可是走起路来，他那藍色褲筒下的两只穿着黄皮鞋的脚，是和我们一样輕巧灵活呀！他却一点也沒有注意我的惊异的神情，只管亲热地拉着我的手，

把我引进一間会客室。

有一天，我同李来財一起坐在他的住房的窗前，这时，窗上照滿金黄色的陽光。我忽然抬起頭，望出去，我覺得整個窗口外面情景美極了，簡直是一幅生动的建設新世界的圖画啊。裝滿建築材料的火車奔馳過去，一團團白烟，在陽光下像銀片一樣發亮，建築工地的腳手架上，無數的人在扎鋼筋，在砌磚瓦，高高的起重機，尖頂上飄動着一面小紅旗，起重機像一只灵活的臂膀，在空中慢慢轉動着，一幢一幢紅色的、藍色的巨大建築物从平地上生長起來。在望着窗口的一瞬間，房門响了一聲，另一位拖拉機手，手里捧着一羅書籍，走了進來。李来財一見，立刻站立起身，把書籍接過來。我就着他手上看了一下，一本書封面上写着“斯大林80号”，一本書封面上写着“匈牙利 DT—413 拖拉機使用保養技術資料”。我看了看，李来財这个从中国苦难的农村里生長起來的人，他曾經貧窮、困苦、沒有文化、不懂得科學，現在他兩手抱着書籍，抱着智慧，抱着希望，和他的同伴并排站在一起，我从他們的眼光，立刻感到他們內心的欢乐了。

是的，李来財曾經失去了雙腳，失去了戰鬥的權利，当他不得不从火線上，艱難地退了下來的时候，他几乎失去了全部生命的意义；可是有一种力量在他身上燃燒着，在他周圍燃燒着，現在，他不但把失去的一切恢復過來，而且沿着

一条充滿陽光的道路，在農業生產前綫上駕駛着他的斯大林 80 号重型拖拉機前進了。我不覺問起自己來：“他難道是一個特殊的人嗎？”“不！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個，我們兄弟中間的一個。”當我這樣自問自答之後，我沉思了：這些年來，當我和我們的人民相處的時候，我常常發現我們人民身上這一種出奇的力量，它使我們能以忍受旁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；它使我們能以戰勝旁人所無法戰勝的困難。現在讓站在我們面前的這個真真實實的李來財，以他的全部事實來說明這個問題吧！



北風吹了一夜，山巒上、樹林上鋪滿了白雪。朝鮮前綫到了最寒冷最寒冷的季節了。李來財自從過了鴨綠江以後，跟隨着部隊，日夜不息地向敵人前進。他一路上走，到處看見的是炸場的村鎮，燃燒的土地和森林，無論黑夜白天，只要你兩眼一望，不是一團一團沖天的黑煙，就是一閃一閃的火光，他知道，這是整個朝鮮都在燃燒，整個朝鮮都在流血啊！李來財本來不愛多說話，現在嘴巴緊緊閉着，變得更加沉默了。行軍時肩膀上却替戰友們多背上兩三支槍，路也走得比平時更快些。只要我們回想一下，在那艱險的時候，不論是風、是雨，就是炮彈炸成一片火海，我們的

人，不就是这样头也不回地冲了过去吗？李来财这样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他的内心就像有一股火，慢慢在燃，慢慢在烧。这一日将近黎明的时候，天特别黑，风特别猛，他们的部队追击敌人追了整整一夜，现在在一座山岭上树林下露营了。这是一大片栗树林，树底下积了半尺厚的干树叶，金黄黄软渣渣的简直像一片被褥。班里的同志们往下一坐，向背包上一靠，有的就微微发出鼾声。李来财呢，抬头一看，见东方已露出一片冷冷的晨光，立刻感到肩膀上湿冰冰的，打了个寒战，便立起身来，向山下走去，他想同炊事班同志们早些取得联系，在敌机活躍之前，弄些热饭，也好给排里的同志们暖和暖和肚子，说不定一个紧急命令就又要出发了呢！他向山下走时，只听路边上，栗树林子里，干树叶给北风吹得“沙沙”“沙沙”一片紧响，就像預告给他，更狂暴的大风大雪就将要到来了。他顾不得注意它们，只管放开脚步朝前走，可是转过山头往前一看，他突然张大了眼睛，停止下来——那是什么呀？怎么眼前一片火光呢？他就加紧脚步往下山的路上跑去。他顺着曲曲折折的小路，穿过一道小河，一片树林，原来就在这里，一片火光，突然照红了他的面孔。

他一看，路边上一个村庄，几所草房都在呼呼地燃烧——橘红色的火焰，从濃烈的黑烟里冒出来，一闪一闪，大风这时却意外地平息了，静静地，只见那火势呼呼腾腾像一

片紅布，迅速地搖晃着急急升上天空。

李來財向火光底下一看，那不是美國軍隊留下的痕迹嗎：揭了蓋子的空罐頭筒，亮晶晶的玻璃酒瓶子，刺刀，甜瓜式的手榴彈和黃銅的子彈壳，還有雜亂的汽車輪胎印子，皮鞋腳印，還有香煙盒，扯碎了的畫着女人臉的畫報。

“看！這群蝗蟲，一定是剛剛從這裡過去！”李來財這樣想着，一下把眼光落在一把刺刀上。他的眉毛皺起來，他一步一步向那把刺刀跟前走去，他彎下腰，從地下拿起那把刺刀。刺刀刃上的血跡還沒有完全干！這說明敵人剛剛在這兒殺過人。他慢慢轉過頭，看那火燒場，這時，突然一個女孩子的哭聲，那樣悲痛地刺進李來財的心坎。他看見就在這火場前面，一個穿着白衣裙的，不過十二、三歲的朝鮮小姑娘，孤零零地跪在地下，聳着小肩膀頭，兩只手捂着臉在哭泣。一會工夫，聚攏了幾個年紀大的朝鮮老鄉，他們告訴他，這小姑娘一家八口人，躲藏在屋背後一個防炮洞里，美國兵發現了他們，就用刺刀刺了一通，又用沖鋒槍嘟嘟嘟打了一陣，最後只剩下了這個小姑娘一個人。

李來財聽了之後，心中一把烈火突然冒了上來，他轉過頭去，敵人潰退的那一個方向上，紅色彩光彈正在嗤嗤地飛掠着……這時候，副指導員從山上下來，發現李來財站在这里，走了過來。

副指導員停了一會，把一切都看在眼內了，他就轉過頭

来劝李来财：“李来财同志！不只你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看了都很难过……”

火！腾腾烈烈地燃燒着，屋梁折断了，压下来，火焰就更猛烈地向天空上扑去，連低垂的夜空都發紅了。李来财看着那个朝鮮小姑娘，小姑娘还是那样幼小，她的眉毛細細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她的眼睛里充滿了泪水看着他。李来财自言自語地說道：“我們要不到这里来，我們的人不也要受这样的灾难！”

二

是的！就在离現今并不十分遙远的那个年代，一九四一年，同样严重的灾难像陰云一样，低垂在我們中国的廣闊的土地上。那时，到处烟霧騰騰，到处响着槍声。这里單講在黃河北岸，太行山脚下，西紫陵村的一些情况。沁河水弯曲曲地流貫在这一帶土地上，把这一塊地方，灌溉成一片沃土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都有琮琤响的溪流，不但麦田特別茂盛，还生長着大片大片碧綠的竹林。这在北方原是罕有的事，因此，凡是到过这地方的人，都惊喜的管这里叫做“小江南”。就在沁河岸上，遙遙相对着兩個村庄，一个东紫陵，一个西紫陵。东紫陵是个集鎮，到赶集的日子，街上挤滿了

人。西紫陵是个普通的村庄，李来财就是西紫陵村上的人。人們也許会这样想，生長在这样一塊丰饒土地上的人，該是幸福的了，可是，在李来财十二岁——就是一九四二那一年，一場从来没有見过的旱灾，就像燎原大火一样，燒焦了這一片土地，燒枯了沁河水，燒毀了西紫陵村的人。空气干燥，灰塵到处飞揚，土地裂了縫，这样的干燥呀，你只要点根火柴，整个大地就会燃燒起来了。

灾荒連着飢餓。春天，母亲就一病不起了，她閉着眼，不肯再吃一粒米，整个人就这样慢慢枯萎下去，最后母亲看了看一家子人就死了。

再艰难，再困苦，人們的心里总怀着一線希望。

人們希望春麦，可是血紅的太陽一烤，青苗一出土就燒焦了。

人們希望着秋庄稼，可是，遮天盖日的風沙，沒几天工夫就把嫩苗嫩叶都吹干，化成灰，飞了。

飢餓就像風一样到处吹啊！人們多少年来，一滴滴血汗往这肥沃的大地上流，难道現在就沒有一粒粮食吃了嗎？問題是有一把鎖，把粮食鎖在富人家的粮倉里，把穷人的性命鎖在粮倉外面了。爸爸天天到地里去，在血紅的太陽影底下，望着那白沙沙的田地，可是地里还能給他什么呢？一家子人都在艰苦中掙扎，只有爸爸心里明白，今天团聚在一起，还是一家人家，誰知明天怎么样呢！？最怕就怕这个冬

天，活，恐怕难得都活下去了。想来想去，爸爸仰起头，看看那青蔚蔚碧森森的太行山，一顆泪珠，順着臉上的皺紋滾了几滾，流了下来。

冬天到了，北風整天整夜的嗚嗚叫，吃沒的吃，燒沒的燒，这一夜，小孩子們哭得人心都碎了，爸爸兩只眼睛总是看着哥哥。

沒有娘的孩子，按情理要活讓他活在家里，可是，在家里又怎么活得下去呢？

爸爸一句話在嘴边上轉，怎么也說不出口来，末了，等孩子們都睡着了，他才嘆了口氣說：

“大伙都朽在家里，誰也活不成，克財！你去逃个活命吧！……”

克財哥哥抬起頭，倔强地說了一句：“爹！要走，你老人家帶來財先走！”

爸爸走到他跟前，兩只手顫抖着，抓住哥哥，往窗上扫了一眼，压低声音：

“上山！克財！上山去奔八路軍去！八路軍就是从前的紅軍。你忘記了，那一年，从芒山來的人說：黃河水清了，紅軍队伍来到了咱們西紫陵，有一个姓張的排長，住在咱們家里說：天下的穷人是一家，他們把老財的粮食盛了几斗給咱們，后来，紅軍往远处走了，不知到哪去了，現在他們又回来了，就在太行山上，你去，找上他們就逃出了一条活命，那边

要是好，你回來，再把來財帶去，我們一家也好有個出路。”

老人家話說到這裡，把話頭咽住，嫂子鳴的一聲哭了起來，哭了一會兒，她裝了一小袋榆樹皮炒面雙手捧給了克財。

就這樣，哥哥連夜逃出了西紫陵，奔上那青蔚蔚、碧森森的太行山。

一家人也沒說什麼話，第二天，來財問嫂子：“我哥呢？”
嫂子黃瘦黃瘦的臉上，閃出一縷希望，她說：“你哥去找活路去了，二弟！他要找到一條活路，咱們就都有活路了！……”
是的，風再寒冷，雪再寒冷，可是人們的心總是熱的呀！

誰知道，哥哥逃出去的第四天，有人送來個消息到保長跟前：

“李克財搶了人家的糧食，關在日本軍礮堡的地牢里，要他們家拿四斗玉茭去保他。”

保長楞了半晌問：

“什麼？你說四斗玉茭？”

“是呀，四斗玉茭。”

“他們老李家，天天吃干樹皮，不要說四斗玉茭，就是四兩玉茭也拿不出來，干脆你們也不用通知，你們該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！”

李來財一家人，還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呢。那天，聽到礮堡那面响槍，爸爸站在炕沿前面，誰也沒注意他，他可打了一個冷噤，兩手抓住身上破爛的棉襖，想走出去。嫂嫂一

把拉住老人家，她說：“老爺子，還去看那作啥呀！說不定，鬼子又出來了……”老人家停住了，看看媳婦，慢慢地點了點頭，嘆了口氣，扭過身去。

隔了一袋煙的工夫，東鄰居的本家老爺，捧了一碗玉莢面走過來，放在炕沿上，爸爸一見老爺，就一把抱住了他：

“怎麼？老爺！老爺！出了什麼事？”

“給他嫂子吃上點，到礮堡去抬人吧！”

爸爸沒哭，爸爸瞪着眼坐在那裡，母親死的時候，爸爸流過淚，哥哥走的時候，爸爸流過淚，現在，爸爸沒有流眼淚……

來財、嫂子跟上老爺，到礮堡前去，拿一領破席卷了哥哥，就在太行山底下的曠野裡面埋了。

爸爸從那以後，一天也說不上一句話，把自己家屋頂上的草拆下來，一天担一担到東紫陵去賣，眼看着他愈來愈枯瘦，可是他一口不肯吃，他把換回來的一點點糧食給哥哥丟下的三個孩子吃。一天一天，就這樣熬過了冬天。冰化了，雪消了，溫暖的春風，在樹枝上吹出了嫩綠的樹芽，在田地裡吹出了嫩綠的麥苗，可是，只要那裡有一點綠的，哪怕是草，也都給人摘下來吃掉了。一年旱災之後，瘟疫就可怕的蔓延開來。沁河兩岸，這個春天，一家一家，一村一村的死人。行路的人，常常不敢進村，只繞着道走過去。可是有的人走着、走着，也倒在路邊上再也起不來了。干旱過去了，到處小水溝

里都嘩嘩流着水，可是人呢？只有一群一群烏鴉，像一片黑云一樣在田野上飛掠過去。就在这春天，爸爸有一天賣了一担草，換了二兩花生，給自己的兩個小女兒吃了，哄着她們，把她們交給人家領走了。爸爸守住自己一塊土，好容易熬到麥子結了半仁，再也熬不下去了，就割回來，炒炒干，在碾子上碾一碾，熬湯吃。吃下去，一家人都渾身虛腫，一點力氣也沒有了。嫂子自從哥哥沒了，她瘦的更不像樣子了，不過她從不說一句、叫一句，她那樣單薄、無力，她，一個婦女，可是，她站到哥哥站的地方，帶着來財把耕地種地的活兒全部擔當下來。好容易挨到麥收，地里打下一石麥子，這石麥子真是比金子還可貴，嫂子和來財喜得什麼似的，一算賬，借人家一斗要還三斗，這樣一下子就灌走了八斗。爸爸渾身虛腫，臉已經腫的看不見眼珠了，他喘吁吁的，眼看着八斗麥給人家灌走，他轉過身，就再也沒有動彈了。一家人，就剩下嫂子一人支持，她哭了一場，仰起頭來，跟來財說：“咱們還是把秋地種起來吧！”來財十二歲就跟在嫂子後面能掌握犁耩種地了。可哪知道，秋庄稼剛莠穗，蝗蟲就像一片烏雲一樣飛來了，只聽見庄稼地里沙沙响了一夜，庄稼都給吃光了。人們還掙扎什麼呢？眼看着荒年一年要比一年嚴重了。只要一出西紫陵，你看一看，哪一個村子還冒煙？你聽一聽，哪一個村子還有聲音？聲音响在塵土飛揚的路上，一批一批，一隊一隊逃荒的人，離開了自己舍不得離開

的家乡。

一个本家嬷嬷，拉了来财的手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，往太行山上去了。

嫂嫂抱着一个儿子，领着一个儿子和最小的弟弟，送来财到西紫陵外面，她眼看着一家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她站在那里，哭到天黑……

李来财跟嬷嬷逃上太行山，到了介休县，嬷嬷的儿子进财，在介休街上跟人合伙开了一家“中应德”书铺。在这里，李来财慢慢长大了。跟他一铺火炕上住的王鸿恩原来是八路军游击队上的战士，因为母亲年老，两眼失明，才回到城里来。夜里，王鸿恩常常叫李来财在前面给他望风，他自己在后面小屋里点着一盏油灯，偷偷给八路军刻公章。后来，李来财才知道，原来白天到櫃台上来的有些头上包块白毛巾，肩膀头上背个搭膊的人，就是八路军的同志。李进财原来也常常把一些油印机、蜡纸偷偷运出城去。李来财心



里記得八路軍，因为永远不能忘記——哥哥走了以后，嫂子告訴他說过的那一段話，她說爸爸講八路軍就是从前的紅軍，她說爸爸讓哥哥去奔八路軍找一条活路……八路軍現在就在介休城外三十里地远的大山里面，那兒有一个村庄叫西底村。他听王鴻恩講到中应德贖上来买办貨物的人就是从西底村来的。夜靜更深，王鴻恩做完了刻圖章的活兒，招呼来財回屋，就常常談起他在游击队上的生活。他談說：游击队在山上怎样活动，怎样行軍，怎样打击敌人……每一談到这些，两个青年人的心就从这一家書鋪里飞到那战斗前綫上去了——特别是王鴻恩悄悄告訴他：“到那兒你一伸大拇指，二拇指，作个八字，群众都欢迎，碰上惡霸老財家，咱們就把粮倉打开——把粮食分給穷人……”李来財听着听着出了神，他心想，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嗎？要是有人能打开粮倉，爸爸、媽媽也就不会餓死了，哥哥也就不会給日本鬼子槍杀掉，一家人也就不会七零四散了。有一次他問王鴻恩：“鴻恩哥：你看当个八路軍的兵容易嗎？”王鴻恩回答：“那有什么不容易，八路軍講平等，在那兒当軍官的跟当战士的，可沒什么界綫。”世界上，真有这样美的地方嗎？从此李来財的心里，对八路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了，李来財决心回自己的西紫陵村，帶他到介休来的孀母，在这兒住过一年之后，早回西紫陵去了。李来財考虑停当，就跟他的进財哥哥言講了。进